



母親

A vertical calligraphy piece featuring the characters "母親" (Mother) in large red ink on a yellow background.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bold, expressive brush style. Below the characters, there are several branches of blackberry vines with leaves and small black berries.

石钟山

時代文藝出版社

含辛茹苦的母亲倒下去了，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惆怅！“母亲活着真好”，这是儿女们发自内心的慨叹！其实母亲一直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亲切地注视着你！

母 親



石钟山◎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 亲/石钟山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8
ISBN 7-5387-2199-1

I. 母... II. 石...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4260 号

母 亲

作 者	石钟山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 珂
责任编辑	陈 珂
出 版 地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5638648 发行科: 0431-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精装)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5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母亲，活着真好

MU QIN HUO ZHE ZHEN HAO

这是我的一部中篇小说的名字，后来改编成电视剧，就叫《母亲》了。电视剧和小说所表现的主题，永远是有差距的。这里我无意品评两种文学样式所表现的主题，孰优孰劣，毕竟文学式样不同，表现在思想上的差异，也属正常。

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母亲，一提起母亲，就会让我们想起了温暖。母亲在，就有了遮风避雨的家，而家永远是温暖的。一杯茶，轻声的呵护，我们看到了母亲慈祥的脸，无怨无悔，漾满了温情和怜爱。出门时，耳边回绕着母亲不变的叮咛，听着有些絮叨，想起来，却是温暖。

母亲是树，儿女就是树上的枝权，根深方能叶茂。风霜雪雨，母亲一个人扛着，把一点一滴的生命原浆，给了她的儿女们。枝繁叶茂着，树干却变得苍老起来。时间如同蛀虫，咬噬着母亲的生命，母亲却依然用部分健康的生命，支撑着儿女的人生。

小时候，扯着母亲的衣袖过马路，感觉是踏实的。长大后，母亲在儿女的眼里，一天天弱小了下去，生命的轨迹已是锈蚀斑驳。儿女的翅膀长硬了，只想往外飞，去经风雨、见世面，而母亲仍然是那棵树，苍老枯败，但飞向远方的儿女，累了、乏了，仍会回来，落在母亲这棵老树上，梳理一番心情，重温一遍母亲的絮叨，攒足气力，又振臂去闯了。母亲期盼的目光，随着儿女的飞离，变得越来越长。

油干灯尽的母亲，拼着最后的一丝力气，用目光去找寻她熟悉又陌生的儿女们，哪个都是她身上掉下的肉，她不想、也不忍撒手离开他们，即使苟延残喘。作为母亲，她已不再是为自己活下去了，她知道自己就是儿女们的天。天塌了，家也就没了，母亲撑着最后的心力，继续替儿女们操着一颗心。终于，那棵老树倒了下去，只留下最后的叹息。

母亲走了，儿女们成了没娘的孩子。母亲活着时，孩子们无论有多大，在母亲面前永远还都是孩子。现在，失去娘亲的孩子，也要把自己生成一棵树了，就像母亲那样。

生活还在继续，生命还要交接，于是就有了一代又一代被人们传颂的母亲。

母亲，活着真好！有母亲在，我们就永远是快乐的孩子。

石钟山

2005年3月于北京

母亲，活着真好

电视连续剧《母亲》原著

母親

Mǔ Qīn

公元 1960 年那个冬天，雪下了一场又一场，寒冷与饥饿同时侵袭着这座城市。

文师傅一家早就揭不开锅了，锅底仍然烧着柴禾，很旺地燃着，半锅水沸滚着，蒸腾起丝丝缕缕的白气。大林那一年 10 岁，大秀 8 岁。两个眼巴巴地望着清汤寡水的锅，一团一缕的雾气笼罩在他们的头上。先是大林的肚子咕噜噜地响了一阵，大秀的肚子仿佛受到了传染，也没命地响了起来，于是，两人就拼命地嗅着蒸气，蒸气淡得没有一丝荤腥，两个孩子就挺悲凉的样子。

母亲淑贞正望着窗外茫茫的雪地在发呆，该想的法都

想过了，能吃的都已经吃了，真的没什么再能吃了。母亲淑贞只能冲着外面的雪地发呆了，她是个女人，见不得孩子饥饿的模样，她心疼，疼得发紧。

那一年的冬天，不仅文师傅一家在忍饥受饿，全国的老百姓，上至伟人毛泽东都在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文师傅一家面对着一锅白开水的日子也就不足为奇了，文师傅一家和许多家庭一样，他们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饿。

文师傅袖着手很惶惑地在屋里走，他这种走法是和厂长老苏学来的。老苏遇到头疼的事时，也是这么走。老苏在厂里总是说一不二，样子就很权威，于是许多工人都崇敬老苏的一举一动。文师傅在这个饥寒交迫的冬天，无意地学着厂长老苏的样子在屋里走来走去。文师傅走了一趟，又走了一趟，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寻找吃食的办法，他想起了城外的西大河。夏天的时候，他偶尔能在那里抓到一两条鱼，既然河里有鱼，那就是文师傅一家的希望。想到这儿文师傅有些兴奋，他紧了紧腰带，冲淑贞说：我出去一趟。

淑贞对文师傅的话已经感到麻木了，一个冬天他已经无数次地说过这样的话了，然后出去，大部分时候，他都会空手而归。淑贞脑子里像外面的雪地一样，空荡一片。

文师傅走过灶台时，想喊上大林和自己去做伴，但他看见大林贪恋地正一口又一口地嗅着蒸气，他就没忍心叫

上大林。走出门口那一刻，他听见大秀有气无力地冲他说：爸，饿，饿。

他回头望了眼大秀，大秀透过蒸气正眼巴巴地望着他。他心里悲壮地说：孩子，你们等着吧，晚上让你们喝鱼汤。

结果是一家人晚上没能喝到鱼汤，第二天也没能喝上鱼汤，文师傅出事了。他掉进了冰窟窿。文师傅赶到西大河时，人们在冰面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冰窟窿，许多人已先文师傅一步来到了西大河，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抓鱼。冰面上的冰窟窿比水里的鱼还多，很多人一无所获，垂着头袖着手走了，整个河面上仍留下几个坚定不移的人在冰窟窿面前守株待兔，文师傅别无选择地也只能在那里守株待兔了，他蹲在寒风刺骨的冰面上，望着冰窟窿里缓缓流动的清水，连鱼的样子也没有，他也有过短暂动摇的想法，可一想起大林和大秀笼罩在水雾里的两张小脸，他又打消了回去的念头。他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希望有一条鲜活的鱼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他奋不顾身地扑过去，晚上的时候，一家人就可以热乎乎地喝鱼汤了。就在文师傅几乎近似绝望时，那条期盼的鱼终于出现了，文师傅顿时热血沸腾，他整个身体扑向了冰窟窿，鱼是被他抓到了，但他的人也掉进了冰窟窿，如果正常的情况下也没什么，他的双腿已经冻僵了，不听文师傅使唤了，直到第二天文师傅才在下游被人从另一个冰窟窿里捞了上来，文师傅手里扔死死抓着那一条尺把长的鱼。

淑贞得到这一消息时，顿时晕了过去。

大林和大秀奔向西大河时，看到了父亲僵硬的身体躺在岸边的雪地上，手里仍举着那条鱼。两个孩子瞪圆了眼睛，他们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直到他们喝完了父亲用生命换回的那条鱼做成的汤时，他们才哭出了声音。那一刻，他们才真切地意识到，父亲已经远离他们而去了。他们失去了父亲，但他们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一一

屠宰场的杨师傅在危难之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杨师傅绰号杨麻子，麻子的来历历史悠久。杨师傅3岁那一年出天花，便留下了这些麻子。杨师傅也曾有过光辉的历史，他参加过著名的抗美援朝，杨师傅只是连队的一个炊事员，打仗的事没轮上几回。只有一次，师傅挑着两水桶饭菜到阵地上给士兵们送午饭，半路上碰上了两个美国黑人伤兵，或者说是逃兵，一个伤在腿上，一个伤在胳膊上，其实他们伤得并不重，两个伤兵相扶相携地往后方撤离，或许是迷了路，他们撤到了志愿军的后方，就这

样杨师傅和他们相遇了。这一相遇，他们都被对方吓着了，在一条小路上，三双目光交织在一起，他们一时竟都不知如何是好。杨师傅想到了跑，但他又想到，自己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美国兵的子弹，他们身上都背着枪。杨师傅不知道他们的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求生的欲望，让杨师傅豪情万丈，从后腰里抽出菜刀，嚎叫着向两个美国兵砍去，两个美国兵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的脑袋开了花儿。

为此，杨师傅立了功，这也是他惟一立过的一次功。杨师傅复员的时候，被屠宰场的场长看上了，场长说：杨师傅连美国兵的脑壳都敢劈，整死几头牲畜算啥。于是，杨师傅就来到了屠宰场上班了。杨师傅整日杀猪宰羊的，近水楼台的总能得到一些牲畜们的下水，还有心呀肝呀肺什么的，提回家洗巴洗巴炖了吃了。杨师傅整日里满面红光，脸上的麻坑里都洋溢着下水的气味。冬天，杨师傅的日子也很不好过，牲畜们似乎被他杀尽了，在那年冬天，有时十天半月的也捞不上来一头猪，眼见着杨师傅脸上的麻坑日渐萎顿下去。但他的日子总能比别人好过一些。他和文师傅一个胡同里住着，文师傅出事了，他首先想到了淑贞和两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淑贞可是这条胡同的美人，脸不管怎么风吹日晒，总是那么白净，头发又黑又亮，什么衣服穿在淑贞的身上都是那么好看。杨师傅经常望着淑贞的身影发呆，杨师傅那时还没有成亲，快 40 岁的人了还一个人干熬着。不是杨师傅愿意这么熬着，是没有人愿嫁

给他，如果长得丑点有个好工作也好说，两下都占齐了，谁愿意嫁给一个整日里杀畜牲的人呢。

文师傅的死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刚开始杨师傅并没有非分之想，他只出于对淑贞的怜香惜玉，在一天夜晚他用报纸包着一堆骨头，推开了淑贞的家门。在那一刻，这骨头对淑贞一家意味着一次难得的盛宴，骨头们被杨师傅当场砸碎了，然后放在一锅沸水里煮着。当香气在淑贞家弥漫开的时候，淑贞的眼泪流了下来。杨师傅看见淑贞的眼泪，自己的心里也挺不好受的，他吸溜着鼻子说：哭啥，不就是一堆骨头嘛。就是这些骨头救了淑贞和两个孩子的命。

走投无路的淑贞，她没有理由不接受杨师傅。在那几年的时间里，随处可以听到，一个光棍汉用两个馒头就换回一个饿得眼冒金星的大姑娘。脸黄点没什么，一身皮包骨头也没什么。将养一些时日，又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了。在那样的日子里，城里每天都有饿死的人，被一张席子卷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被扔到荒郊野外，被饥饿的野狗、野猫疯扯了。每天都在死人，却听不到人们的哭声，人们已经没力气哭了，况且，谁又保证，明天死的又不是自己呢，家里死了一个人，就少了一个争嘴的，那时，人的心已经饿得麻木了。

杨师傅此时的行为，已经非常难得了，这让淑贞感激不尽。淑贞以前是熟悉杨师傅的，可她从没和杨师傅说过

一句话，因为杨师傅的丑陋，更因为杨师傅的社会地位，他是一个杀牲的人。现在杨师傅在淑贞眼里，就是救星，是最亲、最爱的人。

杨师傅把更多的下水和骨头以及能吃进嘴里的东西一股脑都拿给了淑贞一家，他的这种行为比以前大胆了许多，因此就得罪了屠宰场的场长，那时已经没有多少牲畜可杀了，偶尔有一两只牲畜被拉进屠宰场，也都非常珍贵，平时人们看不上的下水，骨头什么的，眼下也成了宝贝，也就是说，杨师傅已经没有更多的机会拿走这些东西了。杨师傅却大着胆子，不顾领导的监视把这些东西偷出来，结局便可想而知了。在这之前，杨师傅已经被列为副场长的候选人，也是因为在关键时候的这种举动，杨师傅最终没有当上副场长。

淑贞得到这一消息时，感动得哭了。由于杨师傅的接济，大林和大秀枯黄的面容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现在他们喝了下水汤已经睡下了。淑贞这一哭，反倒让杨师傅受不了了。他搓着大腿，满脸愧疚地说：你看，你看，这事整的。淑贞已不能控制自己了，她伏在了杨师傅的怀里，杨师傅顺理成章地把淑贞抱住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很通俗了。

那一晚，杨师傅离开的时候，淑贞蒙着被子哭了好久，她想起了尸骨未寒的文师傅。她是爱文师傅的，尤其是文师傅的死，他手里抓着的那条鱼一直在她眼前闪现。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和杨师傅做爱时，当快感即将来临时，她

的眼前总是闪现出文师傅手里举着的那条鱼，这时她似乎听到文师傅在说：吃鱼吧，给孩子们熬鱼汤喝。高潮随即离她远去，任杨师傅怎么努力，她的身体总是一点点地凉下去。她觉得对不住杨师傅，每次做爱时，她都强迫自己不去想那条鱼，而是想那些可爱的下水，可是不管用，一到关键时刻，那条鱼总是顽强地在她脑子里浮现出来。直到她和杨师傅共同生下小秀之后，那条鱼才彻底从她脑子里消失。

那年春天，淑贞和杨师傅去街道领了结婚证，杨师傅把淑贞和大林、大秀接到自己那两间小房里。

淑贞是个善良而又讲良心的女人，她一直都在想着杨师傅的种种好处，在关键时刻，要不是杨师傅出现，她们一家三口人，说不定就在那个冬天被饿死了。